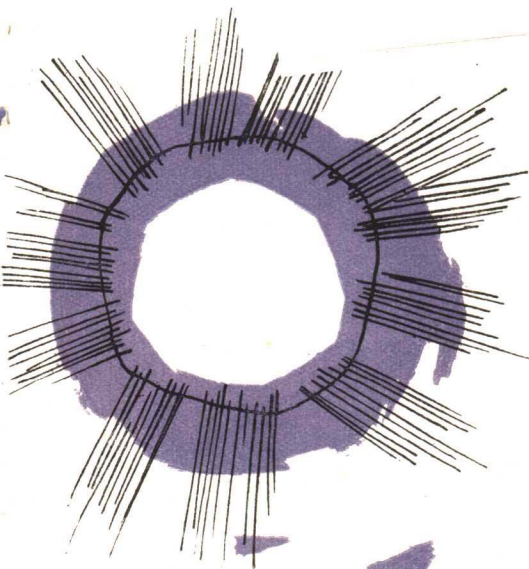


李森祥

台阶

作家出版社



京新登字第186号

台 阶

作者：李森祥

责任编辑：潘 峰

责任校对：彭卓民 祁 斌

装帧设计：唐伟杰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960 1/32

字数：125千

印张：7.375

插页：6

印数：0001—2,100册

版次：1992年11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0552-6/I·551

定价：4.2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出版说明

文坛时有新星升起。一批思想锐敏、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，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。从他们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。为扶植新人，繁荣创作，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“文学新星丛书”。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，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，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。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。我们深信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，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。

作家出版社



李森祥漫画像

H·T 作

小 传

李森祥，男，1956年11月生于浙江衢县。1973年毕业于乡间高中。回乡参加生产队劳动近两年。1975年1月参军。1978年入军队院校指挥系学习。毕业后在基层连队工作。1980年调进机关，做过书记员、参谋、管理员、后勤处长等工作。现在解放军某部任职。

自1987年发表小说处女作至今，已发表小说数十篇。其中《小学教师》获小说月报第四届百花奖。

序

茹志鹃

李森祥，这个名字，大家也许并不陌生，也许也并不那么熟悉。不过我是熟悉的，我在一九九一年初读过他的《小学老师》，特别佩服他的《玉牙》篇。在这里他写了一个爱不能恨不得的学生——哭虫，塑造了一条小小男子汉的形象，细致地写了一个男孩成长的苦恼。那种无可排遣，无可诉说的感情，表现出来的，却还是带着顽童的形态。这里正是文学的优势，也正是文学的难度，小李却掌握到恰到好处。我敢肯定爱好文学的人会越来越知道他，熟悉他。我敢于肯定的根据之二，就是他的这一本书。他是个军人，所以他的部分作品是军营生活。他也熟悉农村，我特别喜欢他笔下的农村人物，可谓有声有色，有血有肉，有气有韵。作家的才能之一，就是写出人们熟悉，但还未及说出或说不出，却让作家先说出来了，读的人就有同感，就有共鸣，就

会爱不释手。有人说过发现美就是天才的一半，何况作家还要把它表现出来，这就是作家的才能。李森祥就是能将蕴藏于生活中的美发掘出来，而且那么自然，那么芬芳地将它呈现在读者面前，就像一幅画。比画生动，有氛围，有气息，他的《塌鼻大娘》就是其中的代表。而李森祥却将塌鼻大娘的美深藏在骂大街、哭死人、上门去讨寿桃等等许多并不那么美的行动之中，其中的美让人自己去细细领会，其功力不能不令人叹服。你看，塌鼻大娘明明有一条很挺的鼻子，可是却叫塌鼻，这是她年轻丧夫，和女儿两个，孤儿寡母到处碰壁碰出来的雅号。生活铸成了她应该得到的她绝不放弃，被请去哭了死人，就必定要去索取寿桃，哪怕受辱也不放弃。她种了甜瓜，而且去镇上请来了小男孩小客人来吃瓜，瓜棚里却没了瓜，看到这里，我十分地想知道她将如何处理。她骂街了，而且是东西南北，哪方也不放过，破口大骂。这时候我真佩服李森祥给她头上梳了那么一个松松垮垮、面盆碗大的发髻。在她骂街的时候，作者并没去写这发髻，但读者自然地把它和大娘的形象连成一气，我们仿佛就看见这发髻如何地配合跳动。如果不信，读者可以试试给她换一种发式，不论是哪一种都不适合于塌鼻大娘，只有那松松垮垮、面盆碗大的发髻才适合于她，这原本是她的发髻。可怜，从“面盆碗大的发髻”再往细里想想，塌鼻大娘可能五十岁不到，她还不老，

所以她的头发还很浓很多呢！当她女儿金凤告诉她，瓜都已摘回来了，“十一只，全浸在水缸里”。好！刚摘下的甜瓜再没有更好的地方储存了。水缸，真是个好地方，没有一些农家生活底子是想不出这么一个好地方的，叫我就想不出来，而且“金凤跑去掀开水缸盖，挂下很细巧的身子，从缸里捞出一只水淋淋的甜瓜”，这又是一幅画。“挂下很细巧的身子”，不但写出了金凤的身材、身量、年龄，也写出那缸的大小，储水的深浅。小李惜于用墨，却能把人写得活灵活现。尤其塌鼻大娘的外形的丑与内心的美，那么和谐统一在一个人身上，不能不令人叹服小李在文学上掌握的准确，刻画精细。我为文学界出现新人而骄傲。祝贺文学界，祝贺小李！作为祝贺，作为序！

1992.1.31

目 录

序……茹志鹃 1

小学老师 1

台 阶 37

犁 45

根林大娘 52

塌鼻大娘 61

门 槛 82

像 片 85

衣 89

药 112

荷 花 127

雕 妻 146

麦 凳 150

铜 镜 163

两个看门人 186

全家光荣 203

幻 灯 209

小学老师

算 盘

陈老师个子很高。他常穿一件灰布中山装，两肩膀瘦塌塌的，背脊骨却像竹竿一般直。

他讲课时，一只手搭在课桌上，另一只手的指缝里，就夹住一颗粉笔。他的手掌片开后，奇大，白白的，筋凸出来，薄薄的像菜刀。一课结束时，他粉笔一丢，两手掌合住，相互擦一擦，沙沙的。那声音很像剃头师在刮布上刮剃刀。

我入学前，常牵着爷爷为生产队放的牛，到学校门口的空地上去松蹄。到教室的门边，我对着牛屁股踢一脚，喊：陈算盘！待陈老师探头探脑往外看时，我和牛已经隐到人家屋舍的角落里。

陈算盘是老师的绰号，村里人背后都这么叫他。

他的真名，却很少有人知道。我八岁时，爷爷说：你也该到陈算盘手下去学几年了，拨得活一块算盘，好管今后一辈子。

这陈老师是块活算盘，经他手教出来的学生，个个算盘珠上走得了马。的的得得，的的的得得得，珠子炒黄豆一般响成一气。学生家长听了，笑眯眯地，说：日他娘的，光听这声响，心里就怪味道的。

教室是祠堂改的。先前叫王家祠堂。过去王家发过一阵子，是大户。快解放时，王家败了。这祠堂归公家所有，开过大会，办过大食堂，住过工作队。六四年办小学，祠堂空着，队干部说：现成的，摆几张桌子，比镇子里的学堂都好。

我去读书时，祠堂里开了三个年级。一年级十六人，三年级七人。三个年级摆在三根母猪腰一样粗的祠柱间垄里，老师站在中间，被祠柱比着，他就显得更细。他脸上紧绷绷的，给一年级上拼音课，他喊：啊——。十六个学生就啊——。参差不齐的发声，在祠堂的梁柱上缠来绕去。不知是燕子还是麻雀，在声音的空隙中穿进穿出。

其他的两个年级就自学。

下课后，老师要到房间里去略为休息一会儿。祠堂有阁楼，老师的房间就在阁楼里。他爬楼梯时，很吃力的样子。咯——咚，咯——咚，好一会儿，才看到他的头快碰住楼梯顶部的一根横梁。老师举

起一只手，掌片子在横梁上挡一下，然后头再移进横梁里去。我弄不懂，老师为什么不弯一下腰，非用一个比较吃力的动作。

上课时，老师不敲钟不吹哨。他的头又从横梁内移出来，脚就从楼梯上下来，咕——咚声比上楼时响，弄得祠堂里回声很大，学生们远远就听见了。到他下最后一级楼梯，我们已经坐好。

哭虫欺我是新生，将一条蚯蚓灌进我的领口里。蚯蚓在我背脊上蠕动，滑腻腻痒酥酥的。不敢叫喊，就拱背，想赶蚯蚓爬出来。结果我越拱，蚯蚓蠕动得越乱。我终于忍不住，委屈的泪水就出来了。老师正讲着课，忽然对我瞟一眼。他捡过一颗粉笔头，薄大的手片子一晃，粉笔头划出一条白线，朝我这方向飞来。我心里很紧张，却没料到粉笔头正好弹在哭虫的额头上。哭虫的额顶，就有一颗黄豆大的白粉点。

哭虫挨了弹，就接了命令似的，很老实地到我背上抹蚯蚓。他像捉泥鳅一般，用三只手指头一钳，我背上疼了一下，蚯蚓被他抻牢，我背上的一条瘦筋，也差点被他抻掉。哭虫把蚯蚓放进袋里。他是不敢丢掉的，要带回家给家长看。哭虫无父母，只有姐夫、姐姐。但也少不得挨一顿骂。

这是老师数年作出的规矩。父母以及大人们，想晓得孩子这一天是否好好读书，见有白粉点，就晓得个大概了。然后就喝一声：如实讲来。有谁想

耍滑头，将额上的白粉点偷擦掉，那是白费心思。老师总能晓得。第二日上课时，再弹一颗，比先前一颗重。如此一二三，一颗更比一颗重。到了第三颗，石击一般，学生就吃不住了。

老师弹粉笔头，得力于他打算盘。那些算盘珠子，被他左右开弓的两只手弹开拨拢，噼噼啪啪的，他眼睛都不大要看。因此，你不知他的几只手指怎么颤一颤，粉笔头已经到人的额上了。

我爷爷得知哭虫欺侮我的事，说：陈算盘这个人算得是个讲公道的好老师。他就包了二两好烟丝，让我拿给老师。老师看了烟丝说：这烟丝蜡黄，哪里买的？我说：爷爷种的！老师就赞许地点点头，用手指撮出一小撮，将其余的烟丝包包好，递给我，说：告诉你爷爷，我心领了。

老师是不抽烟的，那一小撮烟丝他带给堂客品尝。

老师的家在樟潭镇上。学校离镇有近二十华里，他隔一个月的星期六下午，拎一只席草打的草包，背脊骨笔直，脚步轻飘飘的，步行回镇上去。那草包里装的，八九不离十是烟丝。

老师的堂客烟瘾蛮大，专抽旱烟。她隔一个月到学校来一趟。老师逢双月回去，她赶单月来。来了，除去抽烟就是洗衣服或拆洗被褥。她拎一篮脏衣脏被，向村里人借一块搓衣板，到溪里去洗。洗溪水是舍近求远，村里的堂客，就在村内村边的水

塘里洗。老师的堂客说：那塘里剖鱼、杀鸡、刷粪桶、洗脚，再脏不过，哪有溪水好呢？村里的堂客听了，不服气，斜着嘴说：什么溪水好呀，那里冷清，两口子好亲热，肉麻死了。

每次洗衣，老师都陪着去。堂客不叫老师动手。她坐在溪边的一块青麻石上，把两只脚从布鞋里抽出来，扒掉袜子，是双很白的小脚，只是皮有些皱。她把脚浸在水里，搓衣板戳在脚叉子下，将打了肥皂的衣服按在搓板上呼哧呼哧搓。

老师就坐在旁边，很呆的样子。怀里抱住的，是一杆比教鞭还长的烟枪。烟枪上的烟袋在他胸前有一下没一下地晃。堂客说：你累了就站起来走一走。他就站起来走一走。走三五步，又返回头，原地坐下，不动。

衣服洗好了，堂客将脚从冰冷的溪水里拔出来。脚已经泡胀了，肉鼓鼓的，老师看着很丰满。堂客说：那么红嘟嘟的，难看死了。老师说：哪里话呢？好看的。老师就将堂客脚抱起来，塞进怀里焐。堂客说：都麻木了。老师说：焐一焐就不麻了。

就那般焐着。堂客的两腮也红涸涸的。她掏出一个纸煤头，火柴点着，将烟枪横在两人中间，捻出一颗壮壮的烟丝豆，闷进烟盏里，纸煤火一戳，啞啞几声，烟雾就在堂客的嘴上和老师的头顶缠绕如丝。

老师自己不开伙食。不知怎么的，一些日子后其他学生家长就有闲话。老师就改为轮伙，一个学生家一天。村里人都对轮伙有兴趣。有驻队干部，农业技术员以及来往过客，都吃轮伙。

老师轮伙有个规矩。办伙的人家，桌子上不能有鱼肉。他说肠胃不好，鱼肉容易闹肚子。不上鱼肉，光萝卜青菜的，一般人家又过意不去。有学生家长再三和他谈，他松了口，说是一定要添菜，一碗豆腐足矣。就一碗豆腐。村巷里也有豆腐担来去叫卖，剖一碗四分。这样，就常可以看到，那曲里拐弯的巷弄中，堂客手上托一碗抖抖颤颤的嫩白豆腐。有人碰见了，打个招呼，问：某某娘，剖豆腐啦？某某娘就嚷：是喽，今朝轮老师的伙。

老师吃饭时，自带一只搪瓷面盆碗。吃完一天，晚饭碗一歇下，他就掏出一只老式的牛皮票夹，点出粮票、钞票，用一只菜碗底压在桌子上。然后打招呼说：辛苦你们了。学生家长客气说：交什么伙食费？老师回话：规矩，规矩。

这样说着，堂客们已经将他的面盆碗刷过揩净，递到老师手里。他将面盆碗夹在胳肢窝里，脊背直溜溜地消失在昏暗的油灯影里。只有他很齐整的脚步声，像竹竿拖在鹅卵石路上，串着，啪得啪得地远去。

老师夹一只碗到人家里吃饭，久了，就有人说闲话，是嫌不干净么？还是怕吃不饱？

他夹碗前真有一次吃不饱。一位很钻骨小气的家长，用小碗给他吃饭。他吃了第一碗，欲盛第二碗时，那家长正好用木饭勺在饭桶的内壁上刮，咕咕的声音，那意思是说饭桶已经见底了。老师会意，不再吃。那就得饿肚子。饿肚子的事他是不干的，付了搭伙费呢。于是，他干脆自己带碗，碗大，一盛大半碗，正好吃饱。

有个别家长说：什么搭伙费，那几张小角票，塞屁眼都不够。这话老师听到了，他就笑笑。他在祠堂后背挖了一只小茅坑，埋一只只能装两桶粪的旧水缸。水缸是原先杂货店的废品。四根竹竿撑起几片挡风遮雨的草帘。老师就蹲在这小茅坑上方便，一天一次。有时，一些什么动物也图稀罕去方便。老师方便时，两脚尖踮得很高，他的背脊仍旧不弯，那样蹲法就很吃力。后来，他在缸边打了一根硬木桩，两手抓住木桩时，重心就稳，这样也就方便了。天长日久，那木桩沾满了粉笔末，风吹雨淋，就结成许多龟裂的小白块。

老师的茅坑我们不大去光顾。有屎憋也要憋回家里。这是爷们父亲们暗地里再三关照的。有尿可以随便。肥屎不肥尿么。我们通常在祠堂的另一个角落里，对着桑树野花杂草，将白晃晃黄交交的液体乱滋一气。

那缸里的东西就是老师的。他不准别人随便去挑。他心里排好一个次序，半月一次，由学生家长

去掏“宝”。一掏两个大半桶。这样子学生家长就会认为：轮老师的伙也不大会吃亏。

我爷爷将两大半桶粪挑回自家菜畦上，就笑眯眯地说过：这算盘，肚子里的货色真不少。

有一天，老师很认真地要我们这个年级的同学，上他住的阁楼里去看看。我们心里一下子兴奋起来。这就是说，老师要教我们珠算课了。按老师的惯例，开教那个年级的珠算，就让上他阁楼里走一趟。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固定仪式。

以往，我们是不敢上老师的阁楼，他和我们保持着这一段距离。阁楼在我们心目中就显得神秘。

我们排着队，很小心很紧张地往楼梯上迈步，一步步迈得很慢。我脚底心软绵绵的，好像踩着的不是楼梯板，而是踩在老师的身上。

进了阁楼，我的好奇心一下子没有了。我觉得阁楼和我家的房子没多少区别，只是东西摆得比我家的整齐。被子叠成豆腐干一样，放在床的一角。床上挂着一顶棉纱帐，帐顶布有些黄。床下摆着两双布鞋，一双有泥，一双很干净。床旁一张条桌，一张有些发红的旧藤椅。条桌上是一盏煤油灯，灯罩的顶部很黑。在阁楼的另一只角，还摆着两只箱子，一只樟木板的，镶着全副的铜铰链铜包角，包角上绿生生的，发着铜锈。另一只箱子很简易，是普通的木板钉的。

老师让我们轮流在他的藤椅上坐一下。藤椅会